

鼠年新春联

顾玉华

五字联

春潮传喜讯 鼠岁报佳音
春燕暖暖树 金鼠跳青松
鸟语红梅放 鼠年喜气浓
辞去呈丰稔 鼠来报吉祥
辞去春无限 鼠来岁有余
鼠来岁去远 春乃岁时先
鼠为生首首 鸡鸣早报春
欣有鼠须笔 喜题燕尾书
子年春到户 鼠岁喜临门
子时春意闹 鼠岁笑声甜
子时岁交替 鼠岁春更新
子为地支替 鼠乃生肖先
子夜松涛劲 鼠年鸟语香
子夜岁交替 鼠年春更新
子夜钟声响 鼠年爆竹喧

七字联

丙丁烈焰开新宇 子丑银花兆丰年
丙辉耀福融淑气 子舍承欢聚太和
丙年有庆猪辞岁 子夜无声鼠报春
丙夜未眠思国计 子时早起诃春光
丙子迎春期两制 台陆携手庆三通
才见肥猪财拱户 又迎金鼠福临门
窗花巧剪吉祥鼠 科技尊称致富神
稻菽千重金浪起 春风万里玉梅开
火树银花迎玉鼠 山珍海味列金盘
吉祥鼠报丰收岁 科技花开富裕家
甲第连云欣发展 子年遍地祝丰收
甲子迎春多瑞霭 文明建国遍春风
鹧鸪雨洒正月翠 鼠姑凤翼一庭香
麟角凤毛增国誉 鼠须妙笔点春光
鼠鼠跳枝月影晃 金牛耕地谷香飘
鼠鼠迎春春色好 金鸡报晓晓光新
龙国群英兴伟业 鼠须彩笔绘蓝图
鹤啻梅放春迎户 鼠报年来福满门
子遇深恩心谢意 子图大业力描春
辞去鼠来新换旧 年接龙头岁更新
鼠无大小名称老 年笔触融舞龙蛇
鼠颖猫春成画稿 正本当刊裙带风
肃贪惩治官仓鼠 一代风流壮鼠年
万千气象开新景 十二生肖独占先
万禽尊为子 刺贪颂鼠吟三章
一日时辰子为首 十二生肖鼠占头
银花万簇迎金鼠 火树千株展玉龙
莺歌燕舞春添喜 辞去鼠来景焕新
宰掉肥猪开美宴 迎来金鼠庆新春
子时一到开新律 鼠岁三春报福音
子夜鼠欢爆竹乐 门庭燕舞笑声喧
子夜钟声燃爆竹 鼠年吉语化春联
祖国健儿兴骏业 鼠须彩笔绘宏图

华夏”小康年“吟

居文俊

吹弹拉唱舞翩跹，龙凤呈祥鹤鹤翩。
今日适逢新时代，人民幸福小康年。

春节回望

春水

春节要到了，怀揣着依旧如初的渴盼之情，搭乘的公交车驶入家乡小镇。扑面而来的清新空气伴着泥土的芬芳，令我心旷神怡，头顶不时有三五成群的鸟儿掠过，亮起清脆的歌喉……

下了车，我俯下身，静静地蹲在公路边的小河旁凝望。河边的野草虽然有点枯黄，但闻着仍有一股自然的芳香。河水那澄澈透明的身躯从眼前缓缓滑过，清得让我惊喜，激得我迷迷。是云锦？是水晶？还是光芒四射的蓝宝石？

此时真恨自己不是诗人，咏不尽家乡的风情；恨自己不是画家，绘不出家乡的容貌；恨自己不是歌者，唱不完家乡的旋律。唯有拿出手机，“咔嚓”一声，装载眼前的风景。

那年春天，我满怀梦想与希冀，暂别这里的一草一木，去县城追逐五彩斑斓的梦。那时的故乡是摇篮里温柔的乡音，是饭桌上温吞的香气，是清晨推窗时“吹面不寒杨柳风”，是披霞晚归时“沾衣不湿杏花雨”！

许多年后的今天，为了母亲的召唤，我又重新踏上了这片充满生机和希望的土壤。这里有我蹒跚学步时的磕磕碰碰，童年走过的快乐与懵懂，少年求学的艰辛和欢愉，青年远行的嗚咽与叮咛……

村口弯曲的泥沱小道，已被拓宽成一条笔直的水泥路；昔日杂草丛生的河滩上，栽种着一行行整齐的杨树，随风起舞；村道旁破旧的土坯房早已消失，一幢幢错落有致的瓦房整齐排列在村庄……

团圆的喜庆弥漫了整个村庄，各家漂泊在外一年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终于回家过春节了，村里的狗呀，鸡鸭什么的，此刻叫得正欢，似乎也加入欢迎的行列。当我跨进家门，母亲立即给我递上暖烘烘的热茶，父亲给我送来暖暖的棉拖鞋。听邻居说，知道我要回来，母亲每隔十分钟就往门口的公路上张望一次，还说一定要等我回来才吃饭，我的眼角顿时涌出泪花。

人，一旦生在那个地方、长在那个地方，那里的一草一木、村道小巷、民俗民情，就会深深地烙刻在心底，时刻怀念着、向往着、追忆着，每每想起心中就充满温馨和希望。

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却有永远的乡愁。无论走遍天涯，海之角，故乡仍是我们永远的回望……

迎着风头，追着风尾，苏射渔23号帆船在舟山渔场已经日夜不停地航行了七八个昼夜。眼瞅着新年将近，大家都希望能刮上一场大北风，一来能让渔场“休息休息”，“净”下心来迎接新一轮带鱼进场；二来能让疲惫的渔民也调整调整，以养精蓄锐，迎接新年后的新一轮“大战”。

天随人意。收音机里传来八级大北风的预报。渔场上欢呼雀跃，帆船纷纷开足马力掉头南行，泊进嵎泗列岛的避风港。

进港的第二天就是1968年的除夕。我们这一带有大冬、除夕大似年的说法，因此，如何过好除夕夜，就成了大伙进港后热烈讨论的话题。船头说，咱们包饺子吃，图个“弯弯顺”。包饺子吃大伙伙明没意见，可问题在于水饺馅难弄，船上没有现成的，上岸去采购吧，要把几样馅料凑全，上船后还要揉面、拌馅，不要弄到猴年马月才能吃到嘴。这一提议被暂时搁置。二老大说，弄几个荤菜，再去切二斤熟的五香猪头肉，加上船上现成的二两五的洋河大曲，大伙伙热闹热闹。这一提议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不过也有保留意见，特“保留意见”的几个人大抵都是喝酒就得“撑兔子”（醉吐）。因

海上除夕夜

李志勇

此，提到喝酒，他们就反对。那到底怎么弄？二老大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有点着急上火。“这样吧！”二老大潘必宽在一旁开了口，“我们既喝酒，又吃饺子，如何？”老大的意思是，既然是除夕，没有一点酒恐怕说不过去，尽管他自己不喝酒。为了能在明年讨个好彩头，吃点“弯弯顺”那也在情理之中。“大家意下如何？”“好的，就按老大的意思办。”大家应道。

人心齐，泰山移。意见统一后，大伙伙采购的采购，择菜的择菜，揉面的揉面，不消三两个小时，热气腾腾的水饺就被端上桌；五香熏烧拼盘、红烧肉、白汤带鱼、炒乌贼、盐水对虾、洋河大曲酒亦相继上来，大伙伙吃水饺的吃水饺，喝酒的喝酒，偌大的一个饭舱里热热闹闹，洋溢着过年的喜气。

“哎，我说兄弟们，咱就这样闷声大发财地

喝酒吃水饺，也太难为自己了吧！我看大伙伙也出几个节目，热闹热闹，也不枉在渔场过一个大年三十晚上，如何？”二老大钱克勤的提议获得满堂的掌声。“既然我提的意见，就先自己出丑了。”话没说完，他就唱了起来，嘶哑的嗓音虽然差点让人喷饭，不过能吼两句，也说得过去。他唱的是京剧《沙家浜》选段，一人唱了三人的戏，待到“人一走，茶就凉，有什么周祥不周祥”的腔调一落，居然还赢得掌声一片。“我给大伙唱一段淮曲，咱家乡的戏，题目叫‘卖油条’。”船头张金宝是个准剧迷，他自报自唱，声音抑扬顿挫：“……老太太还在睡懒觉，我这边把炉子烧得火直冒，忙完了还要上街去买饼买油条……”“好！唱得好，唱得好，唱得好，唱得好，唱得好！”……

“轰！轰！轰！轰！轰！”鞭炮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辞旧迎新的鞭炮响了，现在让我们说一说的新的一年我们有些什么愿望以及为什么会有这个愿望。”二老大潘必宽说，“我提的建议就先来吧，新的一年，我希望我们能网网碰上鱼窝子，船舱满得人心喜。之所以有这么个愿望，是因为我们承载着国家集体和家庭

的希望！”大伙齐声附和。“我来。”二船头潘名一叫二稀拉的抢着说：“我希望我那怀了崽的老婆能给我生个女娃！我的理由很简单：世上唯有三桩苦，撑船打铁磨豆腐，我不想我的后代一年到头在海上闯荡。”二稀拉说完，也有几个跟着起哄的，但大多沉默不语。“识字分子（大伙把我这接受再教育的高中生成识字分子）该你了。”我猝不及防，脑海里快速闪过的是“大革命”的“大危害”，就说：“我的愿望是快点结束这毫无意义的所谓大革命，恢复我们国家的安全稳定。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这所谓的大革命给我们国家造成的危害太大了，如果再不恢复安全稳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局面，那将会给我们国家的方方面面造成极大的危害。”“哗哗哗！掌声雷动，堪比岸上辞旧迎新的爆竹声。

买年货

邹德萍

春节要到了，要买些年货。此时，小时候第一次上街买年货的情形浮现在眼前。

那个年代，因生产力水平低，还要计划供应，需要各种票证。我家在农村，各种票比城里人少得多。但进入腊月要过年了，大队生产队就有鱼票、粉条票、大糕果子票、食用油票、烟票、煤油票等发下来。父母没时间，弟弟妹妹小不放心，只有我负责买年货，跟随左邻右舍买年货的“大部队”东奔西走。腊月二十后，今天去买鱼，明天去领肉。没有车子，全是步行，肩背担挑拎着走。虽辛苦，但心里甜。好像有种力量在召唤，推着向前走。

去街上粮站打油，我是起了大早的，数九寒冬不大情愿地从并不暖和的被窝里爬起来，揉揉眼睛喝点稀粥就出门。寒风凛冽，雪花飘舞，风像刀子刮脸，钻进脖子透心凉。几个刷好的玻璃瓶放在用柳编的菜篮子里，挎在膀子上。我双手插入袖兜，戴着有小耳捂的蓝条绒帽子，半歪头半侧身半弯腰和邻居众人走向粮站（不侧脸走容易呛风）。到了粮站，排队开好票，再到窗口排队打油，好不容易才轮到。粮站打油是用手压的，瓶口对准油嘴。8斤4两油，我带4只2斤的大瓶，一只半斤小瓶。我没打过油，学着别人样子，小心翼翼地双手捧瓶。

我瓶口还没对好，粮站女工就压油泵，油一下子喷出来，瓶内瓶外全是油，加上出油也有点冲击力，油

瓶子差点滑下地。我顾不得身上沾了油，继续捧着油瓶。有2斤瓶子装不下2斤油，剩余的油都要装小瓶子。结果小瓶子又装不下，又被打油女白了一眼。手忙脚乱中小瓶子摔在地上，瓶子碎了，油泼一地，我的心也碎了。

一时委屈涌上我的心头，我泪汪汪提着油瓶赶回家。午后时分，忐忑不安走进家门，母亲悄悄把油瓶拿起来，我低头不吱声。不一会，父亲回来，进屋看着我，我心里害怕。父亲一定得知我摔破瓶子的事。意外的是他伸手抓住我的手问：“划破了没有？”我捂着额头，眼泪掉下来了。“下回注意。”父亲安慰我。本以为会被训斥，然而这一页就在父亲安慰的话语中，风平浪静地翻过，而我却牢牢地记住了父母当时的眼神。

食品站的带鱼有大有小，在“抬头看人低头拿鱼”的年代，我只有碰运气了。当我把4斤多带鱼拎回家时才发现中间有几条又小又烂，原来冰起来的鱼中有假，父亲在太阳下把带鱼剪成段子。小的洗净，晚上煮了吃，屋里飘着丝丝臭味。吃晚饭时父亲率先吃了一小块说：“唔，蛮香的。”

今天，再也不会为年货起早排队，也不用拿着票四处买年货了。但每到腊月，排队买年货的情景时常闪现。我瓶口还没对好，粮站女工就压油泵，油一下子喷出来，瓶内瓶外全是油，加上出油也有点冲击力，油

站在新年的门口

江正

站在新年的门口，无需频频回首，只需简单地总结。无论是激动不已的拥有，还是懊恼不尽的错过，一切的一切，都已成为过眼烟云。风雨也好，霜雪也罢，勇敢地面对2020年的每一天，才是你唯一正确的选择。

站在新年的门口，就像你在等候一辆将要出发的列车。不管你是前往南疆，还是奔赴北国，无论你乘坐哪辆列车，都会有属于自己的那份收获。假如你乘坐的是普通慢车，沿途会有美丽的景致，打发你路途的寂寞；假如你乘坐的是快捷舒适的动车，你感悟到的应是一种加速度的风驰电掣。

站在新年的门口，欢乐是畅通无

阻的主旋律。无论是年轻人灯红酒绿的浪漫，还是张大爷李大妈广场舞的热烈，都是秩序井然的更迭。听，这边铺陈着水乡女子的温柔；看，那边舞动乡村野汉子的粗犷。当然，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幸福和谐。

站在新年的门口，每个人都以尽情地潇洒一回，毫不留情地抛却你的羞涩。假如你是一名诗人，就请你马上书写一章最美的诗篇；假如你是一位歌者，就听你一展歌喉放声高歌；假如你是一名画师，请你为新年涂上最阳光的颜色；假如你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那就对着冉冉升起的朝阳发出呼喊——2020年，我来啦！我们共同砥砺前行，再创今年辉煌……

过年买书包

李健

日前，到侄女的文具商店帮忙看店，碰到几位家长购买书包。家长和孩子的对话吸引了我。“叫你过了年开学再买，非要现在买不可……”“不嘛！过年了，你又用我的压岁钱买。”我不在意她们的争论，只是看到这位家长为孩子买了近两百元的一款拉箱式的书包，上面有仙女飞天的图案，漂亮极了。望着她们离开的身影，思绪中不禁牵出儿时的记忆。

1956年，我到了上学的年龄，奶奶卖了心爱的铜茶壶，解决了我的学费问题。父亲送我去报名开学，那时家里实在拿不出钱来购买书包，哥哥的书包也是母亲从亲戚家找来的。这次，母亲跑东跑西，终于给我找来书包。说是书包，只是两块薄布片缝起来的，上面没有包带，没有隔层，满满的，是黑墨汁的痕迹，洗也洗不干净。就这书包陪伴我度过了一、二年级学习时光。

后来举家搬迁，我来到海通镇的康基小学读书，上三年级时，开始用毛笔写作文。用毛笔得有砚台，这两本书的书包不堪重负。砚台、毛笔跟书放在一起，常常互相碰撞，摔了笔套，弄脏书本。我不时向父母提出更

换书包的要求，三年级上学期这种愿望表现得格外强烈。可家里哪有这笔开支？母亲用家中仅剩的一点计划布票买了一块布，本打算为我做短裤的，她对我说，你如果要书包，短裤就做不成了。我回答说，情愿不要短裤。就这样，母亲为我缝制了新书包。过年后上学，我背起新书包。课间，跟我同一教室的高年级几位女同学，吱吱喳喳个不停。“勾勾针，跳三针，波浪线……”哦，她们在议论我的书包。再细看我的书包，在同学们的书包中有点独树一帜的意味。母亲在两片外层间镶嵌了绿色的大约两指宽的布条，跟卡其色的主包面形成鲜明的色彩对比，惹人注目。这些针法我也不懂，只听这些女生夸书包上的针法多样，我听了心中美滋滋的，为母亲的好手艺感到自豪。

那年月，也没有什么压岁钱之说，更不要说小孩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压岁钱。母亲为我定制的过年新书包，不就是最好的压岁钱吗？这书包一直陪伴着我读完小学至初二。

这书包也不知道在哪个年月挪作他用，总之不见了。但它的样子却常常浮现在我眼前，挥之不去。



买新衣过新年

张建忠

新年到，买新衣、穿新衣，从头到脚都是新的。新衣服是穿在身上的“一幅流动的对联”，表达对春的祝福、春的新求。

小时候，听父亲说，新年穿新衣是辟邪的，它包含着吉祥、美好的寓意。不管是有钱人还是穷人，新年到来的时候，都要穿上一件新衣服。我家自然也不例外，妻子早早约上儿媳一起上街，为孙子、孙女买上中意的新衣，今天逛街，不亦乐乎。

昨天晚上，妻子拿了一件新做的紫红色新棉袄告诉我，这是为我母亲做的。因为母亲是属老鼠的，今年是她老人家的本命年，妻子还特地买了一身红棉毛衫、棉毛裤外加一双红袜子。

当我把这事告诉在乡下居住的母亲时，老母亲责怪起来：“我的衣服多呢！我70岁生日三个姑娘买的新棉袄还没有穿呢！”经我再三解释，母亲才不再说

啦！

母亲的教诲，让我想起儿时母亲为我们做新衣服过年时的情景。我清楚地记得，那是40多年前的一个春节前夕，家里很穷，仅靠父母拿工分养活一家，到了过年就发愁了。由于我们是兄妹四人，要买衣服就要全买，不能买一个“冷落”一个。为了我们兄妹四人每人都穿上新衣服过年，母亲就在晚上给我们缝新衣服（那时候，母亲白天家务活多），那时每天半夜醒来，都会看见母亲坐在小方桌后的小板凳上，桌子沿边上放着一盏昏暗的小煤油灯，母亲头也不抬地缝着我们的新衣服。煤油灯燃烧时冒着的黑烟把母亲的鼻孔熏得黑黑的，忽然窜起的火苗有时会吧母亲前额的头发燎得吱吱作响。不知道母亲是什么时候睡觉的，但早上醒来时，我总能看见母亲在厨房为我们做早饭。那就是我们的童年。

过尽千帆皆不是

李树娟

多少年了，我对“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理解总是一知半解，感觉就是行到山穷水尽时，索性就地坐下来，看一朵白云冉冉升起，想来王维那时的心情真是悠闲到极点。前些日子读康震老师点评《终南别业》方知：诗人修终南山别业小住，诗句中透露出一种禅意，突出强调的是对随机性、偶然性的领悟。细细想来，很多时候我们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当我们在颠沛流离中寻找不到彼岸时，不妨来读一读这首诗，感悟一下自己的存在。

傍晚时分，我在厨房炒菜，偶一抬头，窗外晚霞映红的天空就在眼前，似乎伸手可触，我炒菜的手停滞了一下。我已多久没有看到朝阳升起、夕阳西下了？犹记得那时年少，喜欢一个人在自家小院里闲坐，在夕阳的余晖里独自伤悲，一如那时老师批评我们所说的“发思古之幽情，吟伤今之离恨”，就是“赋新词强说愁”，那时竟从未曾想到，如今连独自伤悲的时间也是没有的。

我是很喜欢迟子建的，她的《在温暖中流逝的美》尤其的接地气，“如今去超市，手里通常捧着一张纸浆，那上面记着我平素写下的需要添置的生活日用品”“喜欢在黄昏时散步，只是看着夕阳时常常独自伤悲”，我恰恰是捧个小小纸浆的一类人，只是于我而言，不敢伤悲罢了。

中年人的世界里，没有谁比谁更容易，只有谁比谁更心酸。

昨天，战友的妻子确诊左侧CPA区脑膜瘤（良性，手术可痊愈），今日聚会再见到她一家三口，全部是强颜欢笑。我能理解世人多半脆弱，再多的劝慰她们也是听不进去的。不论是，谁要想不被生活打倒，唯有自己咬着牙扛过去。这些年去上海，一再受到她们的照顾，知道消息的第一时间，老赵跟我说，这事我们又不容辞。她们古道热肠，我们怎能袖手？人与人的情分，就像是在花园里种下的属于四季的真情种子，彼此

